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里仁篇」第八章。

【子曰。人之過也。各於其黨。觀過斯知仁矣。】

「《論語》這一本書每一章都有爭議，所以講許多考據。學問是一套辦法，實行又不同，又是一套辦法。」

『子曰：人之過也。』「過，過錯。一個人有了過錯。」這是人之過也，孔子講一個人他有過錯了。

『各於其黨。』「黨有二種說法」，兩種說法，「一者是朋黨，一者是類也」。黨這個字有兩種說法，一個是朋黨，朋友的朋；另外一個是類，就是族類這個類。「這二種說法不是一個人所主張，都有若干人主張，也都有道理，要依從誰很難。」

「先以類來解釋，看人的過錯，要看他是哪一類的人，例如泥水工與泥水工是一類人，做衣服的與做衣服的是一類，評論他的過錯，要就他的同類來論，如泥水工」，泥水匠他是做粉刷的、砌磚的，泥水工「做不好衣服，這不能責怪他，蓋不好屋才能責怪他」。意思就是說砌磚蓋屋子這是他的專業，做衣服不是他的專業，如果他衣服做不好，這個不能怪他，他專業的這方面他做不好，那才能責怪他。你專業，你是專門在做這個，做不好才可以責怪他。這是就這個類來講，我們其他就以此類推，所謂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各人有各人的專長，看他從事哪個工作，哪個行業。這是以類來論。

「仁者，有己有人」，有自己有別人，「必須對得起大家，孔子很少說天命與天道與仁，孔子的弟子唯有顏淵三月不違仁，其餘

的日月至焉而已，其餘弟子都不稱許他們是仁者。」所以孔子只有稱讚顏回，他三月不違仁，觀察三個月他都不違仁，其他的弟子都沒有稱他們是仁者。「孔子對自己的學生希望他們往高處提」，希望他們能提升起步，「所以不輕易稱許他們」。這個也就是我們佛門常講，不隨便讚歎，往往他受到讚歎，他就以為自己很好，就不再進步了，所以不輕易稱讚他們。「我們要是能達到低境界的就很好了」，這個低境界我們能達到也就很不錯了。

「天下無道久矣，例如講書的人自己徹悟了解嗎？」這舉出一個例子，講書的人自己有沒有徹悟了解，天下無道已經很久了。「吾只是近乎知仁而已。近，相似的意思。」還不是真正的仁，還沒有達到，但是接近、相似。「我們現今是末法，連相似法也沒有。」現在連相似都談不上。「今日的佛法比較三武滅法時期更亂，那時候講經的人破壞三寶的少，如今自己破壞佛法，外人不能破壞。三武時，不守戒而已，」這三武，中國歷史有三個朝代，這三個朝代的皇帝都有一個武字，破壞佛法。過去三武破壞佛法不守戒而已，「還不敢謬發經論，因為這是出自佛教。」謬發經論就是把經都講錯了，曲解了，扭曲、曲解，錯解、誤解，錯解經論。「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，自古以來都是自家亂了才到倒霉的時候。」這個是必然的，自己侮辱自己，然後別人侮辱，自古以來都是自己家裡亂，別人來欺負。

「例如蓋房子沒有蓋好，但是他用盡心力到十二分了，只因為手藝拙笨，並沒有失去仁，不是他有力而不使，所以說不失為仁。」他盡心盡力了，只是功夫不到，所以沒把房子蓋好。這也是舉出蓋房子的一個例子，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樣，以此類推，只要盡心盡力，但是沒有把事情做得很好，也沒有失去仁，不是他有能力不使，所以不失為仁。「若人具有高明的能力，只是盡了六、七分

，若只盡六、七分，就不是仁。」就是自己有十分的能力，但是只做到六、七分，沒有盡力去辦，這個就不是仁了。如果「盡力去辦，雖辦錯，還沒有喪失良心。」因為他的確有盡心盡力，但是事情辦得不好，這樣還沒有喪失良心。

「仁，二人」，仁這個字是兩個人，「如竺」，好像竹子再加一片，兩片就加厚了，「這是用比喻來明白仁的意思」。「二人必須有加厚的意思，辦事時心要有對方」，為人辦事要想到對方，「如此在社會才是仁人」。「現今吾說近似仁的辦法，吾功夫不到，縱使功夫到了，心裡有了，但是一說就錯。如禪家所說：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所以會說的不如會聽的。你們都是學佛的，比起吾的功夫差多了。佛每次講經，常說：諦聽、諦聽。你們現今還好，慢氣去幾分了。若人家說而不接受，這也是慢。」這是一個態度，被人說了，不接受，這也是慢，傲慢。「但是如今的時勢不好，事情來時，若沒有正知正見，學上十阿僧祇，也是枉然。所以六個根本煩惱中，有個邪見」，六個最後一個邪見。「今日之下你們唯有自求多福。」現在這個時代的確邪知邪見充滿了整個世界，各種邪見都有，我們能夠遇到一個正知正見的善知識，的確不容易。

「釋迦，翻譯為能仁。你們望道而沒有見道。上次說二種未見，第二種是力行近乎仁，力行什麼事？不是力行仁，而是力行以後才近仁。力行孝悌，孝悌比起仁容易懂。孝必須有敬，所謂至於犬馬皆能有養，不敬何以別乎。」這是講孝敬。「孝悌是求仁根本的入手處，漸漸就近仁了」，所以力行這個仁，是從力行孝悌開始。

「再來是文行忠信。曾子吾日三省吾身，反省今天有沒有忠信，孔子是主忠信，八德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」，這是八德。「孝悌忠信在先，管子卻單單提禮義廉恥」，管子就是管仲，他只有提禮義廉恥，他沒有提前面孝悌忠信，「可見管子的器量小」。「總之，仁

者二人，二人之間彼此加厚，若悟不出來，就力行孝悌、忠信，或是剛毅木訥，也就接近仁了。」

「這一章不能知仁，知這個道理也可以接近知仁了。」

「以上的說法，不太普通。另一個說法為朋黨」，以上是說類，種類這個類。朋黨，「就各人有關係的同類來說」，這是另外一個說法。「在社會上要拿出公心來」，就是公德心，「自己親友有過錯，要憑良心說，若是袒護親友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卻是私情」，就是私情了。「若論公道，親友錯便是錯，不能結黨營私。」不能這是我的親友，他錯了也說他是對的，這就偏私了，這個就是憑私情結黨營私。所以不能結黨營私。「不說別人的壞話，但是說自己人的壞話也不對。例如孔子講直率，人們說微生高直，孔子就不贊成。又如其父攘羊，其子證之，聖人也不稱許，而是要子為父隱，父為子隱，直在其中矣。魯君辦錯事，陳司敗問孔子：魯君知禮乎？孔子說知禮。陳司敗便懷疑孔子也結黨嗎？孔子說，我有錯，人們都知道我錯了，這是很好很幸運的。為人子要子為父隱，為人臣要臣為君隱。」

「我們求學期間少發議論，大概多是一知半解。在《孟子》書中，有人問：舜是大孝，他的父母做壞事，若舜為王，父殺了人，該如何辦？孟子答，舜會背他的父母偷跑到海濱，這是可以的。這個分寸之間，極難下決定。」

「這一章依朋黨的解釋比較適宜。」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舉出來，以朋黨來解釋這一章書，比較適合。

『觀過斯知仁矣。』「觀過，斯知仁矣，人有過錯，要觀察他的動機，便知仁或不仁。好事不容易看，做錯了要看他的存心動機。」這是講觀過，觀察一個人的過錯就得看他的動機了，他是故意的，還是不是故意的，就知道這個人是仁還是不仁。好事不容易看

，所以做錯了看他的存心動機，就可以知道仁與不仁。

「好學近乎智，好學不是就有智，只是接近智。」不是學馬上就有智慧，但是只要好學，他就接近智了。「力行近乎仁，力行是凡事都盡力而為，絲毫不苟且。知恥近乎勇，一事不知，儒者所恥，知道羞恥就接近勇了。知道這三句，才知社會的人如何，唯有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